

我的平民朋友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磨髓——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秘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郝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苟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碎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

名人传记

刘心武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友情推荐



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伏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等……

毫无保留地把他们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优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

“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交叉点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户只有3/10回住此处,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点上去了,哪儿查得出!我只好怅然而还。当然,我为那位朋友高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

或者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家或他搬家了,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交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

箭在弦上

彭德怀在安东来去匆匆。10月12日19时,彭德怀刚到达安东,正准备过江与金日成会晤,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紧急电话就撵了上来。

电话要求彭德怀火速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入朝参战问题。听取完第十三兵团领导和再度赶到安东的朴一禹的敌情汇报后,彭德怀于次日赶回沈阳。高岗递给彭德怀一封毛泽东的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乘东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廿时

怎么回事?都箭在弦,刀出鞘了,这边倒把手给挽住了?彭德怀心里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变故,否则毛泽东不会这么急切地往回召他。次日,彭德怀乘飞机返回北京。

事儿的确不小。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苏联空军提供的空中掩护,没啦!10月11日,毛泽东收到了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斯大林联名发来的电报,声称苏联方面愿意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行团的志愿空军,但不能进入敌后,而且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参战。理由是苏联方面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

没准备好?不对吧,要说没准备好,我们也没准备好。部队连冬装都没发下去嘛!我看这是个托词,斯大林是担心出动苏军会冒与美军直接对抗的风险,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破雅尔塔的格局。所以不想让我们单独作战,替他担风险。到底还是毛泽东,看题点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题破题都一针见血。

怎么办?嗯,这事得再考虑考虑。收到斯大林、周恩来从苏联发回的电报,毛泽东又是一夜不寐。

白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还定不下来。他一天之内给华东的陈毅、饶漱石去了两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前一封催宋时轮的第九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第二封又让人家“原地整训”,还指示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新的解释。这种朝令夕改,在行事果

意外结局

蒋凌霄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着,声嘶力竭地喊着,快、快来人呀!救命,救命呀!……蒋凌霄已经看见那斑点狗朝她张开的大嘴。蒋凌霄惊恐万分地软瘫在地上。

牵狗的年轻人在后面大声唤着,杰瑞回来!杰瑞回来!原来那条狗叫杰瑞!这时,那斑点狗才悻悻地松开蒋凌霄的衣袖跳到一边还不依不饶地冲着蒋凌霄狂吠不止。那个年轻人手抄在裤兜里慢悠悠地走过来对着蒋凌霄轻描淡写地说,它不咬人!

天已经黑了,蒋凌霄看不清来人的脸,只看见年轻人一排洁白的牙齿。蒋凌霄蓬头垢面地挣扎着坐起来喘着气,她身上沾满了地上的泥水,一副极其狼狈的模样。毕竟她已经是中年人,刚才跌得太重,她竟然爬了半天站不起来。她朝那个年轻人气愤地质问,你为什么牵好狗?年轻人一边抚摩着狗的头一边回应着说,你刚才鬼鬼祟祟地站在楼前干什么?

谁鬼鬼祟祟了?蒋凌霄反驳着。

那年轻人不阴不阳地回应着说,中国人的劣根性!喜欢窥视人家的私生活。在国外这是犯法的!

正说着,远处射过一束灯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车灯下两人不由打了一个照面,忽然,蒋凌霄的血一下子朝头上涌,她怀疑自己的眼睛又出现了幻觉。只见那个年轻人也愣了一下,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那条斑点狗也不知所措地跟着主人一齐跑了起来,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对着蒋凌霄狂叫着。蒋凌霄不知身上从哪冒出来一股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
友情推荐



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并引发悲剧。蒋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蒋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

劲,立刻就地上爬了起来。她朝年轻人的方向追去,她一边追一边喊,站住!站住!越喊那个年轻人跑得越快,蒋凌霄追着追着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腿自己在机械地跑着,跑着,好像根本就不属于她了……突然,她腿一软歪在地上,趴在地上她用带哭腔的声音大声喊道,蓝大伟!蓝大伟!你是蓝大伟吗?蒋凌霄的声音在寂静的景怡花园里回荡着,显得特别的凄凉特别的绝望。那个年轻人终于站住了,

他回过头看见倒在水洼中的蒋凌霄犹豫了一下,终于向蒋凌霄跑了过去,他扶起地上的蒋凌霄然后跪在她面前哭着说,妈,我是蓝大伟,我是蓝大伟呀!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学习的料,我让你们失望了……

蓝大伟一边哭着说一边乞求着母亲的原谅,他说在国外因为没有人管,大家都很贪玩。他的雅思没有考过关,他上不了正规的大学,他知道父母对他的期望太大,不敢告诉父母,怕父母受不了打击。他说他早想回国,在乌克兰他很迷惘不知该怎么办。他说他的学生签证早换了旅游签证。因为他把学费都消费掉了,他说他决定回国,因为在国内消费要比国外省多了……他说他和何浪漫的女儿在这里同居。他还说他以后会出去赚钱做事,养活二老,他说……

蒋凌霄的眼前一片空白,恍惚中她看见蓝天祥在医院输液液的瓶子;看见人家开走她家的富康汽车;看见他们夫妻俩恋恋不舍地搬出新房;看见自己在风雨中站在大卡车上。忽然,她挣脱蓝大伟的手朝后退着,你不!你不是蓝大伟!我儿子蓝大伟在乌克兰!她大声叫喊着,声音如绝望的母狼一样吼叫着。她跟踉跄跄地朝外跑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儿子在乌克兰!我儿子在乌克兰!……忽然她一个趔趄摔倒了,她迅速地爬起来,拼命地朝外跑去,她不能停,她生怕那个冒充她儿子蓝大伟的人追上她,缠住她,要当她的儿子,她的儿子蓝大伟还在乌克兰努力学习准备十一月份乌克兰大学的入学考试呢!

丈夫的情妇

那些日子里外界一片声浪。康镇坤在本市不是普通中层官员,比一般的局长、处长地位重要,一旦犯案四处震荡。机关内外有各种传闻,大量触及案情,传说的数字有如天文概念。所有说法都涉及开发商沙海河,说这三点水当年在市区,如今在新港区拿到大片优良地块,于开发和转手中牟得暴利。这是公开的秘密。人们还说沙海河身后有一批官员,直接出面的是康镇坤。类似传闻无根无据,却总说得活灵活现。许丽珊不管外边说些什么,她只一条,就是康镇坤发案前夜特地交代的,不听不信。如果听了信了,她只有崩溃。

没多久她达到了极限。还是办案人员请她去协助办案,让她说明有关情况。他们说经过多方了解,知道许丽珊在单位里表现可圈可点,在审查康镇坤一案中,目前尚未发现她个人有严重经济问题。因此他们对她一直比较客气,但是他们认为许丽珊只想着自己康镇坤的妻子,不能正确对待本案。他们决定提供一些情况,帮助她认清问题,作出正确选择。

他们出示了几张照片。许丽珊顿时发蒙,眼前一片空白。

康镇坤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肩膀紧挨着,坐在一竹排上。两人面对镜头,伸手做一个V字,大笑,表情丰富,容貌生动。照片背景是山,林木葱郁,竹排漂行在溪水里。青年女子很年轻很漂亮,留长发,穿背带裙,风姿绰约,似乎眼熟。

办案人员说这是在福建的武夷山,时间是两年前的十



名家新作

杨少衡著

北京文学
友情推荐

官员康镇坤政绩斐然,同时为政清廉,其太太许丽珊单纯正派。一日,康镇坤因受贿被突然带走,许丽珊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相信康镇坤。她要讨回清白,也要康镇坤给她一个真正的解释。康镇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能给妻子怎样的解释呢?

月份。许丽珊记得那时候康镇坤去过哪里说过什么吗?许丽珊摇头,什么都说不出来。她不太用心去记康镇坤的日常活动。康镇坤是个负责官员,事情极多,出差是家常便饭。

“你不认识这个女子?”许丽珊注视许久,忽然想起来了。她见过这个人,或者说是见过她的照片,在家里,自己家的相册上有这女人,画面是她拿着一个话筒在说话,身边站着康镇坤。

这是省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康镇坤说人家不叫记

断刚毅的毛泽东身上很少见的。他委实太难了。

建国伊始,人心思治。本想好好搞建设,可人家又咄咄逼人地打上门来了,存心不让你过安生日子。有什么法子呢?谁叫咱们那点国力镇不住人家呢?原想还有“老大哥”可借重,现在看来还是只有自己救自己。今天的政权是打出来的,明天的和平也要用打来争取!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让敌人虎视眈眈地屯兵鸭绿江岸,即使一时不打进来,咱们也不胜其烦。南满的工业设施要搬迁,东北的重工业建设将无法发挥作用,大量的兵力将被牵制在中朝边境。国防费用降不下来,将大大推延和制约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此看来,与其整天价提心吊胆地防着强盗打进门,不如干脆豁出来冲出门去把强盗打得远远的。打烂就打烂,咱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扔了要饭篮,烧个金饭碗。打就打!倒是美国人,现在恐怕比我们更怕打仗哟!美国人再三说我们是虚张声势,其实正说明虚张声势的是他们自己。说我们不会打出去,实际上说明他们怕我们打出去。

对,现在不是打不打的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抓紧战机,打则必胜的问题!让傲气十足的美国人睁大眼睛看清楚,今天的新中国跟满清王朝和蒋委员长那会儿是不是一码事儿!毛泽东拿定了主意。10月13日,毛泽东刚刚从安东赶回来的彭德怀、高岗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起会商,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打!”同日,被“刹车”一天后,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接到陈毅司令员转来毛泽东的电报,仍按原计划向山东开进,集结整训。

者,叫“编导”。几年前该年轻编导带着几个人采访康镇坤,那时他还在区里当常务副区长。家里那张照片是采访时拍的工作照。后来省电视台播了这位女编导制作的一个专题片,该编导在片中对康镇坤以及他所主持的城建工作赞美有加,采访时跟他靠得很紧,许丽珊看了还有些吃醋,对康镇坤说这女的挺妖。

办案人员说,这位女编导已因涉案受审。她在省城有一幢别墅。康镇坤已经承认她是他的情妇,他资助她购买别墅。其中一些钱是沙海河给的。

他们给许丽珊看了另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户人家的客厅,厅中一个红木托架托着一块石头,呈红色,宝塔形,层层上拱,顶端浑圆。他们说这块石头来自泰国,名字叫“步步高”。

“这在哪?”许丽珊脱口问。

在省城,该女编导的别墅里。办案人员说,他们提及的这些事情许丽珊可能有所耳闻,也可能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情。当年沙海河用饮料箱给康镇坤送钱,隔天上午康镇坤在办公室把钱退还给他,真退了么?没有。这些钱最后全都到了省城,送到了这位女编导的手里。类似事情还有,许丽珊知道吗?以他们分析,她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他们告诉她,是希望她认清康镇坤,能实事求是提供情况,配合办案。康镇坤跟沙海河之间的事情她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是不是有谁给康镇坤打过电话把他们拉扯在一起?有什么权钱交易?

许丽珊一言不发。末了她说,她想回去。今天她什么都不想回答。